

畫
品
叢
書

二

德隅齋畫品

宋李廌著

是編採用顧氏文房小說本，用百川學
海本和寶顏堂祕笈本校。簡稱同前。

書評

直齋書錄解題

德隅堂畫品一卷，李廌方叔撰。趙令時德麟官襄陽時，行囊中諸畫，方叔皆爲評品之，元符元年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德隅齋畫品一卷。宋李廌撰。廌，字方叔，陽翟人。事跡具宋史文苑傳。廌少以文字見知於蘇軾，後軾知舉，廌乃不第，竟偃蹇而卒。軾詩所謂「平生浪說古戰場，到眼空迷日五色」，至今傳爲故實者，即爲廌作也。是編所記名畫凡二十有二人，各爲序述品題。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元符元年趙令時官襄陽，行囊中諸畫，方叔皆爲之評品，蓋即此書。惟「德隅齋」作「德隅堂」，考鄧椿畫繼稱「李方叔載德隅齋畫品」云云，則陳氏所記誤矣。廌本善

屬文，故其詞致皆雅令，波瀾意趣，一一妙中理解，葉夢得石林詩話論寇國寶詩所謂「從蘇、黃門庭中來」者。惟「寒龜出曝圖」條中有「頃在丞相尤公家見黃監一龜」云云，考元祐、紹聖之間，丞相未有尤姓者，豈傳寫之譌耶？

書畫書錄解題

是編雖名畫品，實就所見畫而加以評論，與各家分別等第或比況形容者不同，故不入品藻類。編中所著錄之畫，皆趙德麟令時襄陽行橐中所貯者，其文或即當時題畫之作，持論甚精，四庫稱其「妙中理解」是也。說郭本與詹氏補益本先後次第不同，補益本少感應公像一首，未有自跋及趙令時跋。

著者事略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旦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葺其事。軾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致累世之喪三十餘柩，歸窆華山下，范鎮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嘆曰：「張耒、秦觀之流也。」

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嘆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邪？」軾與范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嘆，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

不果。軾亡，廌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爲問？」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監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中年絕進取意，謂穎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

廌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並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廌深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貸，當時韙其言。（宋史列傳第二百三）

德隅齋畫品目錄

梁元帝番客人朝圖 一一二二

范瓊大悲觀音像 一一二三

孫位春龍起蟄圖 一一三三

郭忠恕樓居仙圖 一一三四

關同仙游圖 一一三五

徐熙鶴竹圖 一一二六

鍾隱棘鷄柘條銅嘴 一一二七

熒惑像 一一二八

應感公像 一一二八

孫知微雪鍾馗 一一二八

張南本大佛像 二二九

黃筌寒龜曝背圖 一三〇

趙公祐正坐佛 一三一

石恪玉皇朝會圖 一三一

厲歸真渡水牛出林虎 一三二

勾龍爽補陀觀音像 一三二

張圖紫微朝會圖 一三三

包鼎乳虎圖 一三四

被髮觀音變相 一三四

戚化元歸龍入海圖 一三四

趙昌菡萏圖 一三五

李伯時長帶觀音 一三五

趙令穰畫

.....

一三六

畫品叢書

德隅齋畫品

一一一

德隅齋畫品

濟北李廌方叔撰

番客人朝圖

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日所畫粉本〔一〕，魯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共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怪寢陋，無華人氣韻。如丁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爲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落筆氣韻〔二〕，閻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謂梁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或閻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審定」印章，長文鑑畫有名于古〔三〕，定然知此不凡也。

〔一〕顧本脫「所」字，陳本同，依左本補。

〔二〕顧本陳本皆脫「落」字，依左本補。

〔三〕校訂按，「于」原作「千」，據四庫本及文義改。

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瓊所畫像〔一〕，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釐，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一〕顧本「畫」作「作」，依左本改「畫」。

春龍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出，魚蝦隨之，或半空而隕。一龍尾尚

在穴前，踞大石而蹲，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猩〔一〕。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瀾漫，山下橋路皆沒。山中居民老小聚觀，闔戶闕牖〔二〕，人人驚畏，若屋顛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異，蓋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

〔一〕顧、左、陳三本「猩」誤作「腥」，改正。

〔二〕顧本脫「闔」字，依左本補。

樓居仙圖

郭忠恕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默堂」印，相國王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於屋木樓閣，恕先自爲一家，最爲獨妙。棟樑楹桷，望之中虛，若可提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字，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也。然恕先仕於朝，跡弛不

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圖寫樓居，乃如此精密。非徒精密也，蕭散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渺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於畫也？予嘗見恕先清泰元年所作盤車圖粉本、水磨大圖，今並此圖，最能知其妙處，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爲人無法度如彼，其爲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恕先規度量而爲之，則亦疲矣。恕先亦爲是乎！」

〔一〕顧本「在」誤作「生」，依陳本改。

仙游圖

唐關同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同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大石叢立，屹然萬仞，色

若精鐵，上無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迹。而深巖委澗，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履而遨遊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並者，左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臥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墨略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鶴竹圖

南唐朝霸府之庫物，舊有集賢院印章，梅翰林詢塗去故印，復用梅昌言印以蓋之，徐熙所作也。叢生竹篠，根幹節葉，皆用濃墨粗筆，其間櫛比，略以青綠點拂，而其稍蕭然有拂雲之氣。兩雉馴喙其下，羽翼鮮華，啄欲鳴，距欲動地。近時畫師作翎毛，務以疏渲細密爲工，一羽雖似，而舉體或不得其大全。雖羽毛不復疏渲，分布衆采，映帶而成，生意真態無不具，非造妙自然，莫能至此。

棘鷓柘條銅嘴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臺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爲姓名，蓋處士也。畫筆高澹簡遠，工於用墨，筆跡混成，外無稜刺。本身鳥羽〔一〕，皆用淡色，意就而成。世俗畫鷓狸、鷹兔、鷓雉、鷓雀之類，皆作禽奮搏擊之狀，欲示其猛；隱所作鷓子坐柘枝上〔二〕，貌甚閑暇，注目草中之鶴，其意欲取蹲縮，作得兵家所謂「鷓鳥之擊必匿之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必無虛下也。世俗銅嘴多作環子，艷婦瓊籠采縷以爲之飾，雖或工巧，而凡猥可憎；隱所作銅嘴坐柘條上〔三〕，有得陰忘之意。傍有大樹，蒼皮蘚駁。下有叢竹茂密，春風野色，駘蕩在目。然老樹欹臥，不見條枚；竹枝雖多，景若未盡。當是金陵霸府中大屏之一扇，或大圖之一幅；筆墨相若，而景物與此連屬，疑爲此畫之旁軸，惜乎不能觀其全也。

〔一〕顧本「身」誤作「耳」，依左本改。

〔二〕校訂按，「柘」原作「枯」，下文「柘條上」之「柘」原作「朽」，而四庫本均作「柘」，據本條題目亦當作「柘」，因改之。

〔三〕顧本「所作」听，季海按：「听」乃「所」之壞字，今以意改。校訂按，四庫本作「所」。

熒惑像

朱髮森然上衝冠，荷長戟，貌甚忿怒，口鼻出息，煙焰皆飛，然氣息超然，有天人之意。

應感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怪，蜀人德之，祠於灌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巖燄然，挾彈遨遊於二江之邊，成廟食之氣。

雪鍾馗

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於擔端，行雪林中，想見武舉不第，胸中未平，又怒鬼物擾人，擒捕擊搏，戲用餘勇也，皆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真人，有尊